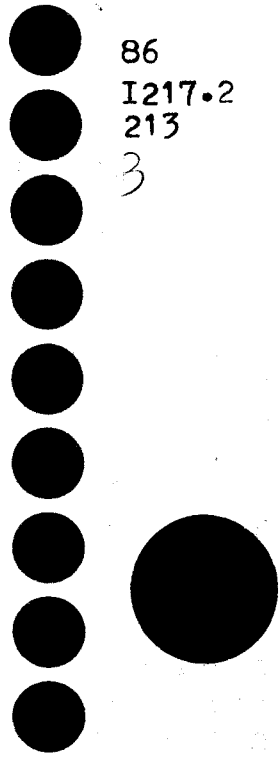


黄秋耘自选集



86
I217.2
213
3



黄秋耘自选集

B130109

花城出版社



B 132845

黄秋耘自选集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53毫米 32开本 23.625印张 5插页 589,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书号 10261·670 定价 4.55元

内 容 提 要

黄秋耘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老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从事文学创作已四十余年，写作范围甚广。本集是作者解放前后创作精萃的结集，分散文、小说、杂文、文艺随笔、文学评论等五辑，共约五十万字。其中有五分之二左右篇章是未曾收进过单行本的，还有少数篇章是从未发表过的。

第一辑为散文，收进了《浮沉篇》、《丁香花下篇》、《萍踪忆语篇》中的六十多篇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记录动荡年代的人和事，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的感喟，有的是作者在国内行踪的游记，和出访美国、日本的旅途见闻录，异域风物的印象记，以及对中外同行友谊的礼赞。这些作品，率真自然，淡中见浓，每篇蕴藉着丰富的感情，行文讲究语言美和音乐美，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震撼力，深受海内外读者赞赏。

第二辑为小说，选取了五个短篇力作。这些小说笔触细腻，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第三、四、五辑分别为杂文、文艺随笔、文学评论作品。这些文章和作品，内容丰富，议论精到，见解精到，别具新意，并且饶有散文韵味。

集中有些篇章曾被美国作家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去；还有些散文曾被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杂志转载。



作者1984年5月在东京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年会上讲话

〔日本〕 斋藤政秋 攝

丁香花下

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除了刮风天和阴雨天，我吃过晚饭后就遛达到中山公园去，在紫丁香花丛中消磨整个黄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让那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包围着我的气氛里，沉思着四十多年来风云烟一般的前尘往事。对于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享受了。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编辑。“怎么，老王，又是在这儿碰到你，你好像对紫丁香花有来

我的文学道路

（序 言）

我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开西药房的。中学时代曾在是一所爱尔兰人创办的学校里就读。一九三五年秋季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

我的处女作是一篇题为《矿穴》的报告文学，是描写北平郊区门头沟煤矿的矿工生活的，当时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同学们去煤矿访问了几天。这篇作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上海出版的《艺文线》杂志第三期（柯灵主编）上面。稿子寄出后不到一个月，我就接到柯灵先生的亲笔信，说决定采用这篇稿子，还鼓励了我一番，同时也坦率地指出作品的缺点。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学生，从来未发表过作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自然高兴得很。多年以后，我终于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我想，和第一次投稿时就得到主编柯灵先生亲自来信热情鼓励是颇有点关系的。

但，我的文学生涯并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的处女作发表后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占领

了北平，我被迫离开了清华大学，抛弃了学业，也告别了文学。由于工作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投笔从戎，接受军事训练，然后在抗战部队和军事机关中服役，从下级军官当到中级军官。在战争的年月里，我经历过很残酷的生活，看到过很可怕的场面。凡是经历过战争和严酷生活的人，大概容易有两种情形：或者觉得什么都冷酷可怕，只想竭力保存自己，为自己争取一个较好的地位，这就变成个人主义者；或者是替同一境遇的人着想，希望他们也能摆脱悲惨的命运，这就变成人道主义者。我是后一种情形，看到别人的悲惨遭遇，总是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变得更为美好一些。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我的人生哲学和文艺思想的核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离开了部队，在香港一间中学和一间学院里教书。功课不太忙，我尽量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一部散文集《浮沉》，一部报告文学集《控诉》，还跟一个朋友合译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迷人的灵魂》第五卷《搏斗》。我们是根据 Amalia de Alberti 的英译本转译的，后来又请武汉大学法语系副主任王德华教授根据法文原著加以核对修改，我自己也修订了一遍，一九八〇年才重新排印出版。

建国后，我在《南方日报》、新华通讯社和中国新闻社里当过记者和编辑。当新闻记者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有机会深入到基层去观察生活，对于从事文学工作是很有好处的。新闻工作是很紧张的，这四年我没有时间去写作，但读了一些书，积累了不少素材。那时正是五十年代初期，一切都欣欣向

荣，人与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文艺学习》杂志，这份杂志是专门办给青年文学爱好者阅读的，销数达到三十多万份，由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一位旧同学、女作家韦君宜担任主编，她邀请我去当她的助手，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我算是正式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中国曾经一度对文艺工作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也就是“双百方针”。在“百花齐放阶段”，我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杂文和随笔，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聂华苓女士不久前翻译为英文，收进《百花齐放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两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刺在哪里？》。前者呼吁作家应该有勇气去为民请命，反映人民的疾苦，去抨击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后者主要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文艺工作的束缚，申诉作家受压抑不能说真心话的痛苦。此外，还有《启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犬儒的刺》等篇，都是“干预生活”之作，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大都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写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些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我并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走运。也许，正如苏联作家爱伦堡所说，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不是象下棋那样，而是象抓阄那样，我抓到了“不”，就侥幸“漏网”了。

虽然受过这样严厉的批判和教训，我仍然保持着为民请命的信念，对遭遇到不幸的人，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的

人，充满着同情心。一九六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这篇小说确实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痛苦。后来这篇小说被指责为“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的一株毒草”，给我招来了很多麻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指斥为“胆敢骂皇帝”的罪人，“跟吴晗是一丘之貉”。“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这篇小说却得到较高的评价，例如北京大学出版、余树森等同志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就认为它有“为民请命”的意图，“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通过历史故事提出现实中的严肃问题。”我想，假如这篇小说当时不是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后也许不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后，我主要负责出版工作和中外语文辞典的修订工作，重点是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辞典《辞源》。这项工作很繁重，我只能挤出一点业余时间去写一些散文和杂文。我在近两三年来所写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叙述一件往事开头，而以我对这件往事的感想和抒情来结束的；另一类是悼念亡友的文字。在每一篇中都糅合着浓郁的抒情，更确切地说，是抒发我底怀旧的心情。怀旧，就难免有点淡淡的哀愁，甚至有点辛酸。最近我把这二十多篇抒情散文汇编成一部小册子，取名为《丁香花下》，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这一辈子出版过十多种大小不同的书，但我最心爱的还是这部薄薄的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文字写得并不理想，但是它记述了我一生中某些永志难忘的往事，也有某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修订《辞源》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我请了两年创作假，打算写一部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从一九

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写起，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为止，一共是四十年，在暴风雨中的四十年，内容主要是我个人亲身经历过的往事。现在《风雨年华》的上半部（到一九五四年为止）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期望，下半部过些时候也会有机会出版的。当然，在写回忆录的同时，我也写了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杂文。

最近，应广东花城出版社之约，我选编了这部自选集。内容分为五辑：散文、短篇小说、杂文、文艺随笔和文学评论。散文占的比重最大。四十年代我刚跨进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就是从学写散文开始的。我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也是散文。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一部散文集。甚至我所写的回忆录、传记、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多少带点“散文味”。

我这一辈子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倒是干杂活的时候居多，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业余时间硬挤出来的，粗制滥造，在所难免。至于长篇创作和译作，则更是寥寥可数了。限于篇幅和体例，所有字数超过三万以上的作品和文章，都没有选编进来。编进本书的作品和文章，大约有五分之二左右是没有收进过单行本的，还有少数篇章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每篇篇末大都注上写作或初次发表的日期。有些查不到的只好暂缺。但各篇的排列，并不完全以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题材近似的还是尽可能编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承蒙“造反派”开列了一张我在解放前后所炮制的“毒草”统计表，一共有九百五十多篇。加上“文革”后的新作，至少在千篇以上了。那么，这部自选集所收录的，假如按字数计算，约莫是三分之一左右吧。但所选的，多少总有点

代表性，细心的读者从这本很不象样的文集中，还是可以看得出作者这四十年来的“风雨年华”的缩影的。我恳切地希望能够多多听到前辈们、同行们、读者们严正的批评。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我的文学道路(序言)

第一辑 散 文

浮 沉 篇

一年祭	3
浮沉	7
两个擦鞋仔的故事	10
吴深的悲剧	14
悲剧的净化	22
门外爱谈	25
悲剧的绵延	29
皮球·坦克和小螺丝钉	33
交友	37
日常生活	42
居礼夫妇断片	49
午夜的喇叭声	57
海珠桥, 你要复仇!	60

血的元宵节	64
损害	69
两条道路	84
革命的机器和革命的人	90

丁香花下篇

雾失楼台	96
丁香花下	107
迟来的春天	112
难忘的眼神和泪光	118
中秋节的晚餐	124
重返三堡村	128
月迷津渡	134
危驿孤灯照别愁	139
秋山寒雨	145
干校生活追忆	149
往事与哀思	154
“十年生死两茫茫”	161
哀阿雪	167
忆谷柳	171
一代诗人未尽才	177

“不足为外人道也”	181
每忆新波更断肠	185
老将	190
一个从不露才炫己的人	196
我所认识的韦君宜同志	200
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	207
黄山秋行	212
行吟阁遐想	218
秋天里的黄叶村	221
记洁园的菊花	224
榕城杂忆	227

萍踪忆语篇

去国	230
天涯若比邻	232
双城记	243
“神秘谷”探秘	248
旧金山掠影	253
纽约散记	258
爱荷华之秋	264
爱荷华诗文会侧记	267
重返爱荷华	270

菲律宾朋友	276
两个C和三个M	279
衣食住行在美国	284
我的美国小朋友	288
美国的“精神文明”	290
美国的女人和黑人	293
飞渡太平洋	296
芝加哥水族馆见闻	300
相见在大洋彼岸	302
 富士山的四季	 305
日本的首都和故都	308
与日本同行的交往	312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319

第二辑 小 说

杜子美还家	325
鲁亮侪摘印	333
顾母绝食	340
爪哇牛请了“病假”	350
古怪的猫的自白	367

第三辑 杂 文

欣闻“六不”有感	377
时代的特征	379
这不算是件小事	383
做会思想的芦苇	385
黄花节感旧	388
仲夏夜断想	390
要无愧于况钟	393
AX的解毒剂	396
矫枉必须过正辩	398
怪话不怪	401
“中层板结”小议	404
天下有道则庶人议	406
外行不宜当领导	408
孤莫孤于自恃	410
人己之间	412
治学的“三种境界”	414
精神的节约	416
权威和真理	418